

风中的牵挂

■宋邦辉

晨光熹微，巴珍拉姆正在厨房揉着面团，给一家人做饭。4岁的大儿子睡眠惶惶，慢慢地洗脸刷牙，双胞胎儿子正被公婆悉心照看。墙上的相框里，有丈夫赵旭身着军装的照片，还有一张珍贵的合影——2017年西藏昌都军民共建活动中，赵旭站在巴珍拉姆身旁，替她拢了拢藏袍的衣领，两人笑得很开心。

那天，她是锅灶舞队里甩着水袖的藏族姑娘，他是队伍中身姿挺拔的老兵。活动散场时人群拥挤，她抱着的音箱眼看要掉落，被一只有力的手稳稳扶住——是他，话不多，指节因为常年握枪磨出厚茧。

2020年，两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结婚第三年，父亲患上严重的肠道疾病，赵旭因任务在身无法照料，巴珍拉姆在电话中认真地说：“我带着孩子回老家去，替你守家。你安心执勤。”她收拾好行李，带上藏袍、酥油、茶砖，告别父母，抱着孩子，坐了两天火车再转汽车，终于到达贵州威宁。

对巴珍拉姆来说，照顾好老人，首先要适应舌尖上的味道。吃惯了糌粑的胃，最初消化不了辣得呛人的折耳根。有一天，巴珍拉姆在厨房熬粥，偶然间翻出手机里父母的照片，忽然就红了眼眶。手机震动了两下，是赵旭发来的照片——他站在雪地里，棉帽上全是冰花。看到他发来的信息“今天看到日照金山，想起你曾带我去过的纳木错”，巴珍拉姆笑着抹掉眼泪，转身去问婆婆：“妈，折耳根要炒几分钟？”

巴珍拉姆开始学做威宁小吃洋芋粑，给公婆熬软乎乎的馒头；闲时跟着公婆和邻居学方言，从“吃饭”“喝水”开始，慢慢能听懂村里的家长里短。有一次，邻居家收玉米，她抱着孩子去帮忙，手上磨出了泡，邻居感动地说：“妹子，你一边照顾老人一边带孩子不容易，有事就喊我们。”那天傍晚站在迎着西风的院子里，他觉得，威宁的风温柔了许多。

后来，巴珍拉姆认识了村里的其他军属。张姐的丈夫在云南边防，一年回一次家；李姐的丈夫在新疆服役，孩子出生时他没能回来。她们常常凑在一起，谁家农活忙就搭把手，谁家孩子病了就帮忙照看。2025年3月，她们一起到县城欢送入伍新兵，巴珍拉姆给新兵们塞了自己做的糌粑。

家中的木柜里，摆放着赵旭的两枚三等功奖章，巴珍拉姆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擦拭。摩挲着奖章，她仿佛能触摸到西藏的冰雪和丈夫冻僵的手——他守着国家，她要守好小家，不让他有后顾之忧。

巴珍拉姆最期待和丈夫视频通话。“今天爬了3个山头，风太大了”“食堂今天做了酥油茶，我多盛了一碗，你上次说想喝这个”……赵旭兴奋地说着，她在手机这头看着听着笑着，心里满是温暖。儿子抢过手机，对着屏幕喊“爸爸”，赵旭的声音软下来：“乖，爸爸很快就回家。”

2025年10月，赵旭休假回家。那时巴珍拉姆正处于孕晚期，脚肿得厉害，夜里睡不安稳。赵旭揽下所有家务，一边陪大儿子玩，一边用热毛巾给她敷脚蹠。不管她起身去哪里，他都小心翼翼地陪着。

巴珍拉姆顺利产下双胞胎儿子，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中。公婆变着花样给她做营养餐，赵旭则进阶为“优秀奶爸”，给孩子冲奶、换尿布、洗澡、哄睡。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，巴珍拉姆产后恢复得很好，双胞胎宝宝的哭声越来越洪亮。

身为3个孩子的母亲，巴珍拉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她从未向赵旭诉说辛苦，常常把家里的高兴事说给他听。她用自己的双手，把这个热闹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遥远的距离，隔不断爱与责任。昌都的风和威宁的风，串联起两人彼此牵挂的点点滴滴，悄然吹入他们心底最柔软角落。

红色记忆

“我这次决心到前方要与我们当前的敌人搏斗，拿出最大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立功……就是我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，是为革命而牺牲，是有价值……”

夏日，缓步来到位于河北邯郸市区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，默默诵读革命英烈查茂德留给妻儿的绝笔信，我深受感染。跨越70余载沧桑岁月，这封战火中的家书至今仍叩击人心、振聋发聩。

一

1919年，查茂德出生于安徽霍山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年少之时亲历神州陆沉、生灵涂炭的乱世悲歌，目睹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救国救民的理想早早扎根心底。11岁时，父亲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，更加激发了他少年从军的壮志豪情。12岁那年，查茂德悄悄离家投身红军，踏上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征程。

查茂德随军转战于鄂豫皖苏区，在战斗的洗礼中不断成长。漫漫长征路，他跟着队伍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历经饥寒与绝境，依旧初心不改。

1940年，查茂德参加了百团大战。之后，他奉命到河北大名、魏县一带进行武装工作。在一次收编土匪武

装的任务中，查茂德孤身前往匪巢。土匪头子郭清见面就问：“你带了多少人马？”查茂德哈哈大笑，上前几步，说：“到老兄这里来，还带什么人马！”郭清大为感动，认为共产党对自己特别信任。查茂德此行的收编任务圆满完成。

在同日寇的浴血奋战中，查茂德屡立战功。1942年，日军发动“大扫荡”。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三团团长查茂德，在弹药短缺的情况下，率部与鬼子迂回周旋，连续战斗3天3夜，最终以弱胜强，革命根据地安然无恙。还有一次，部队在转移途中宿营，为了让警卫人员好好休息，查茂德自己担任警卫。其间遭遇敌便衣队偷袭，他指挥部队从容应战，使敌偷袭计划失败。

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旧址陈列馆，我曾看到过查茂德的戎装照。照片上的他身姿挺拔，面容清瘦，儒雅俊朗。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副旅长，查茂德信念更坚、意志更强。在此期间，他认识了同在部队工作的张喜如，两人心心相印，结为革命伴侣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们的儿子查丰出生。1947年，女儿查雪降生。这让查茂德感到温馨又幸福，“我有两个很天真活泼的小孩，又有男又有女，这一切都使我很满足。”

二

“喜如妹：我俩又要短期之分开

了。这是我们的敌人给我们的分开之痛苦。只有消灭了我们的敌人，才能消除这个痛苦……”1947年3月，在家休养的查茂德听闻豫北战役即将打响，不顾自己伤病未愈，毅然向组织提出战斗申请。出发前，他给妻子张喜如写下这封信。

多年后，查茂德的侄子查芳林提起这件事时说：“伯父就是一个听到枪声就要冲上前线的人。当时，他身负重伤，左眼被打坏，刚装上一只义眼。听说要攻打安阳，他不顾伤痛，请求上前线，谁也拦不住。”

作为妻子、战友，张喜如最了解查茂德，她知道阻拦也没有用。她把牵挂深藏心中，默默帮助丈夫收拾行囊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这次分别竟是永别，从此阴阳两隔，再无重逢。

又要出征了。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和熟睡的幼年子女，早已决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查茂德毫无睡意，提笔写下这封饱含深情的战前家书，有对家人的牵挂和不舍，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嘱托：“望你好好保重身体，多吃饭，不生病，我就在前方放心”“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灭敌人”“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会不屈不挠。坚决与敌人战斗到底，一直把敌人消灭尽为止”……

家书落笔仅仅两日，1947年4月24日拂晓，崔家桥攻坚战正式打响。查茂德首先士坚，率领突击队接连攻克5个据点。部队越过围寨河后，再遭敌军火力压制，他带领小分队又一

走近娄山关

■邓一非

阴云并未完全散去。

历史需要一个更加响亮的回答。于是，有了1935年2月25日至26日的娄山关大捷。二渡赤水，出敌不意，回师黔北，毛泽东将目光再次投向这道熟悉的雄关。

战斗从深夜发起，枪炮的火光映红霜冻的岩石，呐喊声、拼杀声、军号声在山谷回响，仿佛沉睡的群山都被惊醒，发出震天的咆哮。争夺、反扑、再争夺……主峰阵地几度易手。那是一个真正的“霜晨月”，冷月挂在天边，清辉洒在沾着霜花和血污的草丛上，洒在战士们紧绷的、年轻的、沾满硝烟的脸上。当晨曦刺透浓重的硝烟，将第一缕光投在娄山关主峰那面猎猎招展的红旗上，一场辉煌的胜利被牢牢攥在手中。

几天之内连克桐梓、娄山关和遵义，歼敌2个师又8个团，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意义非凡的大胜。它是一把重锤，砸碎了残存的疑虑；它是一声惊雷，宣告了新的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威力；它是一针强心剂，让一度低迷的士气重新高昂。

雄关，依旧是那道“真如铁”的雄关。迈步跨越它的，已是一支灵魂经过淬火、头脑已然清醒、方向无比坚定的钢铁雄师。

我继续向上，石阶在脚下延伸，仿佛没有尽头。“漫道”，我再次在心中咀



海天一色（版画）

刘石林作

沉甸甸的军用水壶

■王 胖

新兵下连不久，我便尝到了深绿军用水壶的“严苛”滋味。立姿据枪训练，臂力不足的我总止不住枪身晃动。班长默默走过来，摘下我腰间的水壶，挂上枪管。空壶尚可，半壶水勉强能支撑，待满满一壶水挂上，枪管瞬间重如灌铅，枪口不由自主地低垂下去。手臂酸麻，汗水顺着鬓角淌下，刺痒难忍，我咬牙强撑，几乎要叫出声来。“再坚持一会儿！”班长的命令不容反驳。那一刻，沉甸甸的水壶在我心里激起的是咬牙切齿的“恨”。

汗水没有白流。实弹射击考核那天，当枪管卸去沉重的“负担”，我屏息凝神，5声枪响清脆利落。远处传来报靶声，最终49环的成绩让我成为“优秀射手”。深夜，营区一片寂静，我躺在床上，指尖轻抚水壶背带，滑过坚硬的壶身，心头翻涌着难以言说的激动。

一次冬季野营拉练，寒夜山风刺骨，行军的队伍穿行于憔悴山崎嶇小径。就地休息口令刚落，云南籍战友小丁便挤到我身边，声音嘶哑：“王老兵，水壶还有水吗？我的……喝光了。”我立即解下水壶递过去。小丁感激地猛喝几口，匆匆归还时，脚下一滑，身体失衡前倾。我一把拽住他，另一只手中的水壶却脱手飞出，“咣当”一声撞在山石上，随即顺着陡坡滚落。

“水壶！”我失声喊出。班长老杨闻声而至，问明位置，立刻俯身向下摸索：“装备怎能丢！”他全然不顾陡坡荆棘，双手在碎石乱草间一点点探寻。当他举着失而复得的水壶，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时，借着微弱星光，我望见他脸上、手上的几道血痕，不禁喉咙发紧，反复低语：“班长，谢谢……”

军用水壶所承载的，不只是训练的汗水和战友互助的温情，更有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。

那年盛夏，驻地附近突发山火，火舌贪婪地吞噬着山林。我们奉命紧急驰援。山地陡峭，地形复杂，水源断绝，灭火战斗异常艰苦。我所在小组凌晨便背负装备徒步行军，直到中午才抵达火场。一路急行，班长不断提醒：“水省着点喝。不到渴得受不了，别动它。”那时年轻，缺乏经验，翻山越岭途中又渴又饿，我偷偷喝了不少水。到达火场集结地时，干粮还在，水壶却已空了大半。

经过一下午连续高强度灭火作战，战友们精疲力竭，迷彩服湿了又干，结了一层硬邦邦的白碱，嗓子眼干得冒烟。大家的水壶早已空空如也，晃不出半点声响。

班长老杨默默解下自己腰间的水壶。那水壶随着他的动作晃动，发出轻微而诱人的水声——里面竟然还有水！他拧开壶盖，径直递到我面前：“来，润润嗓子。”看着他同样干裂起皮的嘴唇和烟熏火燎中通红的眼睛，我摇摇头：“班长，我不渴。”我把水壶推给旁边的战友。

水壶在战友们手中传递，每个人只用于开裂的嘴唇轻轻碰了碰壶口边缘。传了一圈，那水壶握在手里，分量似乎一点没变。

班长急了，猛地咳嗽几声，提高了嗓门：“每人都喝一口，这是命令！嗓子冒烟了还怎么打火？”说罢，他举起水壶，做了一个夸张的吞咽动作，喉结滚动，仿佛喝下一大口。

水壶再次在我们手中传递。战友们嘴唇轻触壶口，再快速传出去……那壶水，成了我记忆中最珍贵的甘泉。

如今，深绿的军用水壶静立书架之上，壶身斑驳的划痕，无声诉说着奉献与守护写就的青春岁月。它装着汗水与感动，盛着拼搏志与战友情，凝聚着沉甸甸的精神力量。